

消费主义文化语境下的文学经典教学改革

陈润兰^①

(湖南工业大学师专校区 中文系, 湖南 株洲 412007)

摘要:在消费主义意识影响下,文学经典的边缘化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为使文学经典重现魅力,重获活力,首先要与“狼”共舞,在大众文化意识和精英文化意识两级寻求价值互补;其次是用审美标准统摄“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的教学;最后是重新发现新的阐释空间,在文学经典教学中体现当下关怀与创新追求。

关键词:文学经典教育;经典观;消费主义文化语境;教学改革

消费主义意识正以席卷一切之势侵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于文学教育而言,当前最严重的问题无疑是文学经典的边缘化。不少高校教师在教学中发现,现在的大学生少有喜欢文学经典的,有的甚至基本不读文学经典。影视剧、网络文学、畅销书、休闲杂志才是他们追捧的对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复杂的。既是经济、文化大势所趋,也是多年来文学教学自身缺失酿成的一个苦果。本文拟从文学教学自身反省的角度谈几点看法,重点说说文学经典如何重现魅力、重获活力的问题。

一 与“狼”共舞:在大众文化意识和精英文化意识两级寻求价值互补

大学生对经典的淡漠与对时尚的追捧实质上是精英文化、大众文化的选择问题。精英文化追求理想、崇高、思想深度、终极价值、纯粹审美等,大众文化则是欲望化、享乐化、平面化、通俗化。两种文化各有其特色、范围、优势、局限。文学经典无疑归于精英文化旗下,是文学教学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文学经典一般指获得批评家、文学史家和教育机构公认的具有较高思想价值与艺术魅力的优秀作品。它们往往是某一时代文学成就、审美理想的标志与典范,是那些经受了时代淘洗、历史沉淀的作品。阅读文学经典对于滋润心灵、陶冶情操、启迪智慧、培养审美感受力和审美悟性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大众文化以欲望为旗帜,以虚拟的满足为策略,以雅俗共赏为特征,对大众的灵魂焦灼施以温情的抚慰,故此获得大众的青睐。但是它把欲望等同娱乐,再把娱乐等同于文化、审美,混淆了生活与文化、审美的边界,以至于“思想从对话中退出、历史从家史中退出、精神从肉体中退出、友谊从公关中退出、理性从感性中退出……作者陶醉于‘过把瘾就死’,读者满足于‘过把瘾就吐’,作品定位于‘过

把瘾就扔’”。^[1]

随着消费主义的大行其道,大众文化的迅猛发展,文学经典观念日趋淡薄,经典作品遭到颠覆、解构,文学教育中经典作品受到冷遇,处于边缘状态。这种状况只能表明文学经典严肃的命意、深邃的思想、崇高的美学品格以及艺术原创性的追求与今天普遍的追求感官刺激、追求轻松享乐的文化消费风气不合拍,但是并不说明今天的我们不再需要文学经典了。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是:文学经典本身与文学经典教学究竟在哪里错过了大众?错过了今天的青年?

著名学者潘知常认为:“传统文化、审美的对于欲望的拒绝,事实上已经完全超出了文化、审美本身的真实,也不止是一种超然的审美趣味,而已经是一种文化特权、美学话语。”这种话语“具备了超越性,却没有了现实性;使自己贵族化了,却又从此与大众无缘;走向了神性,却丧失了人性。”^[1]其结果,对欲望的剥夺就是对生命的剥夺,对神性的绝对肯定就是对人性的莫大蔑视。潘知常先生的分析应该说点中了不少经典的穴,不承认享乐的合理性,不承认人有权利为自己活着,把普通的人性抬高到超凡脱俗的神性,自然不会被普通人认可。“红色经典”中的英雄形象、集体主义赞歌、爱国主义情怀不都是现代版的“存天理,灭人欲”之类的神话么?在文学教学中,如果我们不用怀疑的、理性审视的目光认识经典、评析经典,剔除其反个性、非人性的一面,并且客观地分析其历史成因,而是从传统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出发,只注重发掘经典文本服务政治、服务社会、进行思想教育的功用,那么,文学经典的传播和教育就必然走向死胡同。面对大红大紫的大众文化,教育者不能只是恐惧和惊呼“狼来了”,而应细心研究大众文化何以会俘获如此众多的人心,它的魅力究竟何在,最后达到“与狼共舞”,扬其长补其短。

^① 收稿日期:2007-12-29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厅普通高校教学改革立项课题“高师语文教育专业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研究与实践”(07C168)

作者简介:陈润兰,女,湖南蓝山人,湖南工业大学师专校区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二 审美统摄:“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的教学原则与技术处理

我们知道,经典是一种沉积和选择的传统。经典的萌生和成型是一个动态的历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同的历史主体、不同的历史时空、不同的评价标准共同参与了经典的构造。从这个意义上说,经典又不是一成不变的。时代在发展,文化在变迁,文学的精神、文学的媒质也在不断发生改变。这就告诉我们,在对待经典的问题上,要抛开静止的绝对的观念和专断的态度,转而采取一种实事求是的、辩证的、开放的、宽容的态度与受教育者对话。

在高校文科的现当代文学史教学中,教师们最感困难的是“左翼文学”和“十七年文学”的教学。因为这里涉及到一个如何处理“文学史经典”和“文学经典”的关系问题,也涉及到教学中不同的认知主体之间不同的经典观的摩擦、碰撞。由于意识形态、话语权利的支配,某些文学作品成功地获得了文学史地位,成为某一时代某些文学史家心目中的经典,而这些作品用今天的标准衡量,其认识意义、教育意义绝对压倒了其审美意义,用审美尺度衡量,确实很难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经典,因而很难得到学生的欣赏、认同。有人把这种经典称为“文学史经典”。意思是说“由于文学史是记录文学发展的历史流程,所以,只要在历史上产生影响的文学现象势必都要纳入到文学史家的视野当中。因此,诸多文学现象乃至创作文本就常常在文学史家的描述与流传的过程中成为‘文学史的经典’。但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史经典并非完全是按照文学的审美要求成为经典的。”^[1]尽管有些作家的作品没有这种荣幸,甚至被边缘化、妖魔化,但是历史证明,他们的作品却有着充沛的感性生命和持久的艺术感染力。人们把这种作品称为“文学经典”。现当代文学教学中,学生对前者往往态度淡漠,拒绝接触,而教师从文学史教学的角度又必须对学生提出要求。面对这种矛盾,我觉得教师应当坚持一个标准,那就是用审美标准统摄两种不同的经典。文学之为文学,其基本属性只能是审美。文学文本的挑选和讲授首先应当尽量做到文质俱佳声情并茂,以此吸引学生的注意,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对于那些审美性不强,但在文学史上曾经占有一席之地的文学史经典既不能一脚踢开,一味迎合学生趣味;也不能局限在以往的文学史教材之内,唯传统文学史观念的马首是瞻。我们不但要用审美标准解读、分析真正的“文学经典”,而且要用审美标准解读、分析那些“文学史经典”;不仅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指出其非审美的因素,而且要客观地、实事求是地分析造成审美缺失的主观原因。

三 重新阐释:文学经典教学中的当下关怀与创新追求

文学经典像一条江河,必须时时注入源头活水。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教学无论观念、内容还是方法,都不能老一套,套用时下一种流行说法,就是应当与时俱进。在我的教学经验中,面对鲁迅、郭沫若、茅盾、郭小川这类作家,学生的情感反映往往是敬而远之,这是为什么呢?这种现象促使我思考

这样一个问题:在文学史的教学,我们的教材、我们的文学观念是否有些陈旧?我们是否因为教学时数的限制预设了对某些流派、某些作家或某一作家的某些方面、某种风格的突出位置,却忽略了对其定位的全面性、准确性?这是否可能造成一种误导,又因误导导致误解、误读呢?因此在文学教学中,最重要的是还原作家人格,回到文学文本。通过全面的、而非片面的,生动而非枯干的原典解读,还作家以丰满的血肉,本真的个性,切忌对作家神化或妖魔化。在人性、人道主义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要想激起接受主体的情感和心灵共鸣,就不能不面对今天的文化语境和学生的心灵状态与情感需求。而对于那些缺乏艺术魅力或者艺术魅力不足的文学史经典,我们除了讲清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与文艺政策规训的制约之外,更重要的是要对具体作品作具体分析,通过对作品的深入研究,发现新的阐释空间。在这一方面,我以为陈思和先生的思路和实践非常有效。陈先生在他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前言中认为,20世纪50-60年代的文学主流是在国家意志的笼罩下形成的,不能幸免为现在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具体政策做宣传的色彩。即便这样,那个时代某些作品也仍然具有一定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艺术生命不在于陈词滥调地宣传和维持那些过时的政策和政治口号,也不是反过来仅仅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加以简单的否定,而是看它是否经得起用今天的艺术标准来重新阐释。”“文学作品的魅力在于阐释,越是提供了多种阐释可能性的作品,就越有艺术生命力。”可以说,富于魅力的阐释正是使那些被“时代主潮”所嘲弄的文学作品再生出新的艺术生命力的唯一法宝。例如,在面对合作化、公社化题材的一些作品时,陈思和先生引入了“民间文化形态”这一概念和视角,这就从政治话语中剥离出了含有民间生命力的艺术因素。譬如他发现李準根据自己小说改编的电影《李双双》借用民间喜剧艺术“二人转”的表现方式传达时代主题的特色。对这样的作品,如果恰到好处地分析其喜剧冲突的手法和民间艺术的特点,讨论其怎样以民间因素来抵消政策宣传,那要比教条化地讲解其歌颂当时的错误路线有意思得多。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主导,教师对待文学经典的态度和处理文学经典的艺术直接影响着文学经典教学的效果和前景。没有不会读书的学生,只有不会教书的老师。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经典教育改革尚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 [1] 潘知常.欲望叙事:从大众传媒到大众文化[EB/OL]. [2007-05-12]. <http://blog.sina.com.cn/s/blog-4c50234d010008ki.html>
- [2] 刘生良,王荣.文学经典的承传与重构学术研讨会综述[J].文学评论,2006(5).

(责任编辑:黄声波)